



第444期
名誉主编:了人
主 编:王 伟



稻 浪 (外二首)

◎ 谢子清

七月推波助澜
成熟是顺理成章的事
少许风浮于表面
更多风逐渐潜入内部
一株稻子叫醒另一株稻子
悸动着显而易见的传染性
浪从根部往上涨
迅速爬到顶端
奋力向前一跃
整块田就不由自主荡漾起来

波浪公路

从仙女山森林公园往下走
会依次穿过青翠欲滴的草场
穿过汹涌澎湃的林海
犹如一条船顺流而下
许多干净的风
在耳边试图挽留
直到一段路被一波三折
才稍微有片刻颤动
但坐在观光小火车里无从察觉
倒是路边的行人
用惊呼一次次提醒你
这多像生活的某个侧面
站在风口浪尖
反而显得置身事外

杳无音信

邮箱中许久没有来信
过分干净让人无所适从
这意味着
某些投稿石沉大海
一部分友谊的小船
搁浅在时间的荒滩
绝大多数广告商
已无可奈何选择放弃我
多么像远在故乡的老屋
许久没有来客
许久没有响起叩门声
只有越来越稀疏的风
越来越偏远的云
和越来越陌生的鸟鸣
偶尔会误打误撞
我们皆有不可抗拒的宿命
我们正蒙尘老去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政府办公室)

我的乡愁

◎ 胡 鑫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一直是我们这些学习在外地、工作在外地、生活在外地的异乡人的心境写照。当然,记忆深处还矗立着一个称为家乡的地方与之遥遥相望。

我的家乡,位于川北大巴山中一个名叫金凤山的半山腰。尽管名头很响亮,却少有外人知晓,可以说是寂寂无名,算不得名山大川。再加之当年的家乡群山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困难,读书求学走出大山成为农家子弟的理想与渴望。

还记得高考那年,县里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给我们作考前动员讲话:“同学们,我们县既是传统的‘进士之乡’,又是国家级贫困县,喜的是大学生多,愁的是分配难。考上大学,毕业后尽可能留在外地工作,干出一番事业,就是建设家乡、支持家乡,就是为家乡分忧、给家乡争光!”会后我们了解到,他本人就是当年县里的才子,川大毕业,放弃留校回到家乡成为高中教学骨干、校长,后来担任副县长。因此,我为自己能够走出大山而庆幸而自尊而倍加珍惜和努力。

毕业后,我尽管没有回到家乡的大山,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重庆的大山,在永川的茶山当了一名监狱民警。漂泊迁徙中,家乡也就变成了我的故乡,而我的口音开始混杂重庆话的腔调,我的口味也习惯了重庆菜的麻辣尤其钟爱重庆火锅,我的脾性也被同化成了重庆人的性格变得粗犷豪放,我成为了地地道道的“重庆崽儿”。

随着年岁增长,家乡的印象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活泛,越来越清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乡愁的开始。

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家乡的花草田禾,有农家房前屋后次第开放的杏花、李花、桃

花、梨花,有整个山坳中漫山遍野的桐花,有我家老屋和校园周围一树又一树洁白的槐花,有水井边零零星星的荷花,有大雁飞过的原野里一丛丛、一簇簇淡紫色的芦苇花,有雪花纷纷扬扬地装扮着的红梅腊梅花,更有一层层、一梯梯开过豌豆花、胡豆花的青青的直到金黄的麦地和稻田。我也会想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有石门山、卧虎岩、观音岩、笔架山、四方山、麻竹山、阳合寨,有白鹤栖息和飞翔的白鹤嘴、凉床嘴、乌龟包;有石河堰的河水昼夜不息地流淌,流过我的家门口鲤鱼石,汇入下游的黑潭子河,流向未知的山外;还有伴我小学初中读书度过童年少年时光的长寿寺、罐子寨。我还会想起家乡的熟悉面孔,相同的声音,相近的血缘,相通的婚配,少不了吵吵闹闹、磕磕碰碰,但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近亲、远亲和姻亲;有我的玩伴,有我的同学,有我相遇又走散、却念念不忘的朋友;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更是时时浮现在我的梦中。

家乡,除了是我们曾经或现在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还是我们的先人的埋骨之地。

据老一辈讲,我们的老祖宗源自湖广填四川,从湖北的麻城县孝感乡出发,三兄弟一起出发,最终逃过生天来到四川的只剩下老二老三两兄弟,从此在金凤山扎根并开枝散叶。如今,我们么房的老祖宗,静静地躺在小地名叫鹅颈颈的一处年久失修的荒冢中。年迈的父亲今年带我去祭拜过,除了崇敬,还是记忆遥远的崇敬。我未曾谋面的曾祖父曾祖母埋在寒坡岭回龙湾,少时就被祖父带去祭拜过,大年初一,雷打不动。祖父去世后,父亲也带着我去过,但因我在外工作,难得回家过年,故时断时续,尊重多于亲近。

真正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与亲人生离死别之痛的,是祖父的去世。1986年,祖父躺在了他劳作了一辈子的黄土地下,我们儿孙手捧泥土,为他垒砌了坟茔。从此,我们经过田间地角墓地时,一如既往地端庄严肃但不再害怕,因为我们搞清楚了一个事实:所有的坟墓,都是自己或者别人的亲人的长眠之地。

2003年元旦,最疼爱我的外祖母突发疾病离世。当时,我因手头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脱不开身,未能前去送终,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从此,故乡狮子梁银杏树下的坟园,是我回乡时甚至在梦中都要长跪不起、嚎啕大哭的地方。

去年隆冬12月3日,母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独自长眠在老屋后青山环抱的坟墓中。除了撕心裂肺、难以愈合的伤痛之外,才发觉母亲并没有离去,而是留在故乡,如一根牢不可断的丝线,让风筝可以收放;如一阵温暖和煦的春风,让候鸟晓得回归;如一块吸力巨大的指南,让游子清楚来路;如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让心灵不再迷惘。这时候,母亲不只是缩短了我与家乡的距离,更是成为家乡的化身、乡愁的具象,正如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所写:“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我们依旧在负重前行,心头的担子甚至重过肩上的担子,才发觉家乡就是我们治疗伤痛、修心养性的静室,就是我们卸下重荷、轻装上阵的码头,就是我们寄存情感,包括乡情、友情、恋情、亲情的圣殿,就是我们生命和灵魂的归宿。流金岁月中,我们愈久愈浓的思念就是我认为的乡愁。生命不止,乡愁不休。

(作者系重庆市长康监狱监狱长)



光与影

摄影 孔祥秋

少年的自行车

◎ 刘 成

牧牧刚过完十二岁生日没几天,就一本正经地向我宣布:“爸爸,我可以骑自行车上街了。”

看着他尚且稚嫩的脸庞,想到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我心里七上八下,只好敷衍道:“再过段时间吧,街上车太多了。”

没想到这孩子格外执着。没过一周,他又来找我。我正思忖着找个合适的理由,他的妈妈在一旁柔声说:“让孩子试试吧,隔壁娃儿比牧牧还小一岁,去年就骑车到处跑了。”

我望着牧牧期待的眼神,忽然意识到:是时候放手了。

周六清晨,牧牧从他的哥哥那里郑重其事地接过了自行车钥匙。他先是从家里端来一盆清水,将自行车从头到尾擦洗得锃亮,连轮胎辐条都一根根擦拭干净。阳光下,他那张认真的小脸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却掩不住眼中的光彩。

出发时,我在阳台上目送他们母子。牧牧蹬车的动作还有些生涩,但背脊挺得笔直。他的妈妈骑着小电驴跟在后面,保持着恰到好处

的距离,既不过分干涉,又随时可以照应。他们沿着汉丰湖缓缓骑行,清风拂过,湖面泛起粼粼波光。

一个小时后,他们回来了。牧牧一口气跑上四楼,气喘吁吁却迫不及待地与我分享:“爸爸,我今天骑自行车逛了一圈汉丰湖!”他的眼睛亮晶晶的,红扑扑的脸上写满自豪。

从那天起,那辆曾经蒙尘的自行车获得了新生。牧牧亲切地称它为“追风”。每天放学回家,他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车况,时不时拿着抹布这里擦擦、那里上上油。

周末更是成了牧牧与“追风”的冒险时光。有时会骑车去图书馆,载回一摞沉甸甸的图书;有时会和几个同学相约骑行到郊野公园,回来时裤脚沾着泥土,却带着一身阳光的味道。

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周日下午,我正在店里处理照片,忽然听见玻璃门外响起自行车铃声。抬头一看,牧牧单脚支地,停在店门前。他扬起汗津津的小脸,神秘地问我:“爸爸,你猜我

今天一个人骑到哪儿了?”

我打量着他: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外套系在腰间,但整个人焕发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朝气。那辆“追风”停在一旁,虽然老旧,却在春日阳光下熠熠生辉。

“去哪儿了?”我配合地问道。

“我骑到了我们以前住的老房子!”他的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记得吗?小时候觉得那段路好远好远,坐公交车都要好久。可今天,我感觉刚骑没多久就到了。”

他的话让我恍惚了一瞬。是啊,童年时觉得高不可攀的大人,后来再见发现原来并不高;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长大后发现不过咫尺之间。我曾经为此困惑,直到某天才恍然大悟:不是世界变小了,而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力量、更远的视野、更从容的心境。变的从来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自己。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